

中国民间文学歌谣集成

叙事诗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直卷

毕节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叙 事 诗

主 编：邱义远 陈长友

副 主 编：胡家勋

责任编辑：安荣亚 胡家勋

毕节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毕节地区地直卷。为什么在编纂各县县卷之外，还编纂一个地直卷呢？原由是：地区，作为一层机构，它有数百个单位，数千名干部、工人、教师。他们当中，有为数不少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多年来，搜集整理了许多资料，其中，有不少因讲述人离世，难得独记，实为可贵，仅以各县成卷，势必出现缺漏。再者，地区民委近年来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组织大量人力，搜集到许多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这部份资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整理入卷，实属必要。基于上述，地区集成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地直单独立卷，以补县卷之不足。

一年多来，地直卷编辑组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向民间文学爱好者发征集稿件，约请他们签定已发文稿，整理幸存的笔记、录音，突击翻译彝文资料等。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共搜集到民间故事75个，歌谣2300多首，民间叙事诗26篇，谚语1262条，约130多万字，为编辑整理打下了良好基础。本着慎重整理原则，编辑组进行了严格筛选和必要的整理。现在入卷的，有民间故事32个，民间歌谣1300多首，10580多行，民间谚语490条，民间长篇叙事诗16篇，两万多行，分成两卷：《故事·歌谣·谚语》卷和《叙事诗》卷，两卷约计60多万字。

《地直卷》仅是地直部门的民间文学爱好者提供的稿件，在民族、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都难尽全面，只能根据手中资料编选，力求突出特色，尽量达到体例要求。具

体方法是：彝族情歌先按习惯分为传统遗存的“曲谷”和近代产生的“酒权”两种，而后再按规定分小类；苗族情歌先按演唱形式及歌词结构特点，分为具有多声部结构的“保朵”和非多声结构的“西竹”两种，再按规定分小类；布依族情歌由于其习惯分类独特，则采取混合分类的方法，即按功能分为恩爱歌、苦情歌、拐交歌，又按歌词结构特点分为喊歌、双头歌、三滴水、排歌、解歌，还有根据其演唱场合及习惯叫法而立的门墙歌。

书中选用的民间故事、歌谣、叙事长诗和谚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生活在黔西北高原上的劳动人民征服自然和反抗压迫的愿望，歌颂劳动、智慧、正直、勇敢和善良，抨击贪婪、自私和虚伪，比较真实地反映出黔西北人民的生活理想，表现了他们的爱憎和是非观念。部份幻想故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色彩；部份传说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富有民族特色。叙事长诗，在毕节地区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彝族长篇叙事诗，不仅在彝族人民的口中世代相传，而且在彝文中也有书面记载。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彝族文学作品，具有历史、民族、民俗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是黔西北民间文学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如《指路书》记录了威宁东部土语区彝族祖先迁徙沿途的地理情况，其间记载了大量的彝族古代礼俗，如殡葬及斋祭过程等，并对彝族六祖的分支和交往、六祖后裔与其他彝族的交往等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对研究黔西北彝族的历史和习俗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毕节地区地直卷是一种尝试。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目 录

- 米谷姐娄哈（彝族）…………… 王继超 王子国（1）
- 娄赤旨睢（彝族）…………… 阿侯布谷 阿洛兴德（37）
- 娄克布汝与丕娄能妮（彝族）…………… 阿洛兴德（61）
- 迷苦侯舍复兴记（彝族）…………… 王子尧 安荣亚（75）
- 太阳姑娘与月亮小伙（彝族）…………… 王继超（107）
- 珠阿伊记述（彝族）
…………… 王子尧 陈长友 阿侯布谷（113）
- 乌鲁娄纪（彝族）…………… 王继超 陈英（141）
- 嫩妮和阿珠（彝族）…………… 王运权 王继超（151）
- 指路书（彝族）…………… 王继超 韶明祝（167）
- 阿落家故事（彝族）…………… 韶明祝（179）
- 普陀尼阿买（彝族）…………… 王继超 王子国（217）
- 几朵乌和安资舍（彝族）…………… 阿侯布谷 阿景撮举（221）
- 娄哈藉兜波（彝族）…………… 王继超 禄一方（225）
- 陇邓与克博（彝族）…………… 王子国 王继超（233）
- 亚父射日月（苗族）…………… 李文汉（239）
- 苗族迁徙歌（苗族）…………… 朱文德 李文汉（243）

米谷姐娄啥

天空一颗星，
地上一个人。
雄鸡喔喔啼，
要到黎明时，
天空两颗星，
并列着出现
一同闪烁着。
姑娘见了心忧戚，
小伙见了心伤悲。
这样两颗星，
它是什么星？
星叫米谷姐娄啥，
我来告诉你！

朵谷烘孺郎，
某日早起床，
上山去狩猎。
不到黎明时，
良弓已备好，
雄鸡未啼时，
猎狗已喂饱，
出门备鞍马，
飞身跨上马。

青马四脚白，
马蹄不沾土，
飞快地奔跑。
青狗胸脯白，
四脚不落地，
来到山箐里。
野兽在睡觉，
蝙蝠在飞舞。
急急林中找，
走到箐林中，
天才开始亮。
山箐倍葱郁，
树木开繁花，
野兽在奔跑，
深山鸟嚶嚶。
朵谷烘孺郎，
取下了弯弓，
弓箭操手中，
用目来观看，
不多一会儿，
两只雌雄鹿，
互相舔舐着，
引颈相交缠，

相思情切切，
相爱意绵绵。
朵谷烘孺郎，
左手搭上箭，
右手张满弓，
把麂子瞄准。
麂子开言道：
“不要射杀我！
若射了一只，
一只无伴侣！”
朵谷烘孺郎：
“林中的飞禽，
林中的走兽，
那样地快活。
我身为少男，
却没有伴侣，
赶快回家去。”
走到半路来，
越想越难受，
实在不甘心。
路旁有花雀，
开口问花雀：
“花雀别啄食，

你觅食的地方，
是否听说有淑女，
是否看到有佳人？”
花雀回言道：
“所有找食的地方，
没听说有淑女，
没看见有佳人。”
路下有青松，
转向青松道：
“你这棵青松，
你听说过的，
你见到过的，
何处有淑女，
哪里有佳人？”
松树把话答：
“我所听说的，
我所见到的，
没听说有淑女，
没看见有佳人。”
朵谷烘孺郎，
信步慢慢走，
走到小河边，
对河开口道：
“漂亮的小河，
你走过的地方，
你流经的地方，
听说有淑女吗？

看见有佳人吗？”
河水把话答：
“我走过的地方，
我流经的地方，
没听说有淑女，
没看见有佳人。”
朵谷烘孺郎，
心里空荡荡，
快快把家归。
有天起个早，
向嫂嫂问道：
“冰水手难融，
春水暖融融，
我的好阿嫂，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树木，
我都砍来烧过了，
所有的果子，
我都摘来尝过了。
没烧过的柴，
没有摘过果的树，
没尝的树果，
还在有没有？
所有的井水，
我都喝过了，
没人舀过的井，
没人喝过的井，

还有一口吗？
所有的姑娘，
曾来找我玩，
没找过我的，
没有和我玩过的，
还在有没有？”
“象片荒地长幼树，
年纪轻轻的小伙，
各种各样的树木，
你都砍来烧过了，
各种各样的果子，
你都摘来尝过了，
屋后祖灵房边树，
你还没烧过！
高山的松果，
你还没摘过！
月上的梨子，
你还没尝过！
所有的井水，
你舀了喝过，
天上银河水，
岩上滴下的雨水；
天晴时的岩浆水；
清晨晶莹的露水；
你没有舀过，

也没有喝过！
漂亮的姑娘，
都来找过你，
都同你玩过。
那液彼吐家，
珠吐祖摩¹家，
有三位闺女，
大姐液彼吐嫩额，
脚趾嫩一个，
与你无交情！
二姐液彼吐嫩鸠，
苗条的身材，
好比一株嫩马桑，
没找你玩过！
妹妹液彼吐嫩妮，
动人的容貌，
就象展开的棉纸；
脚趾和手指，
好比象牙筷；
眼眉和眼睫，
粗针细针分得清，
跟那细针一个样，
你还没同她玩过！”
“冰水手难触，
春水暖融融。

¹ 祖摩：君王

我的好阿嫂，
你如此说来，
液彼三姊妹，
莫说找过我，
莫说同我玩，
莫说相近过，
老鼠牙齿嗑麻子，
我还不曾听说过！”
朵谷烘孺郎，
心心念念的，
猎狗撵山一样快，
转眼钥匙取手中，
唰唰理出開箱子，
象猪拱门下冲子，
喻一大声打开箱，
抓把碎银子；
连两把碎金，
去沙卧街上，
打九角好酒，
做六角来装；
打六角好酒，
做三角来装；
打三角好酒，
做一角来装。
差候吐能厄，

到液彼吐家。
液彼吐嫩额，
忙梳妆打扮；
开口问来人：
“你这位差人，
艳日当空挂，
你有何急事；
云密无露水，
有啥话要说？”
侯吐能厄说：
“艳日当空挂，
我无啥急事；
云密无露水，
无要紧话说。
朵谷烘孺郎，
到沙卧街上，
打九角好酒，
做六角来装；
打六角好酒，
做三角来装；
打三角好酒，
做一角来装。
要明天午时，
“去点苍山麓，
象沽赛尼^①的女儿，

^① 彝族“六祖”的三位母亲。

能赛能^①的女儿，
布赛痴的女儿，
和先祖笃米，
在十六之夜，
相会在歌场，
立下相爱根，
扎下友情根。”
液彼吐嫩额：
“侯吐家大姐，
朵谷烘孺郎，
你去回他话。
从前的日子，
没听说要玩，
相近无人影。
到这眼目前，
喜鹊闹树梢，
女儿要出嫁；
疾风摧飞鹰，
女儿要出阁，
要玩来不及！
相近来不及！”

朵谷烘孺郎，
打九角好酒，
做六角来装；

打六角好酒，
做三角来装，
打三角好酒，
做一角来装；
差侯吐能鸠，
到液彼吐家。
液彼吐嫩鸠，
在泡麻绩麻，
开口把话问：
“你这位差人，
锅内开水烫，
你有何急事？
织麻分两股，
有啥话要说？
发辫扎毛钱，
有啥事要说？”
侯吐能鸠道：
“锅内开水滚，
我来无急事；
织麻分两股，
无要紧话说；
发辫扎毛钱，
情由不打紧。
朵谷烘孺郎，
说明天午时，

^① 彝族“六祖”的三位母亲。

‘去点苍山麓，
立下相爱根，
扎下友情根；’”
液彼吐嫩妮，
调脸把话答：
“象荒地长幼树，
他是一般人；
象天鹅一般洁白，
我是祖摩的千金。
他如何配玩？
他怎能配笑？
我不同他玩，
也不同他笑！”
侯吐能 鸬哟，
急忙往回赶，
回到了家里：
“朵谷烘孺郎，
液彼嫩 鸬说，
象荒地长幼树，
你是一般人；
象天鹅一般洁白，
她是祖摩的千金。
她说她不玩，
她说她不笑，
一口拒绝了！”
朵谷烘孺郎，
旱莲花树叶不死，

他还不死心。
差侯吐能妮，
到液彼吐家。
液彼吐嫩妮，
在挑花刺绣，
开口问来人：
“六月太阳热辣辣，
你有啥事忙？
刘海分两绺，
有啥紧要话？
侯吐能妮说：
“六月太阳热辣辣，
不为别的忙：
刘海分两绺，
无它紧要事。
朵谷烘孺郎，
给你带个信，
约明天午时，
到点苍山麓，
立相爱的根；
扎友情的根！”
液彼吐嫩妮，
朗朗笑三声，
“戍到辰七天，
忙把花儿剪，
还忙着刺绣，
实在不得空。

后丙辰十三，
日期定给他！”

戌年天犯涝；
亥年遇饥荒；
寅年麦欠收；
卯年莽不黄。
属卯这一年，
丙辰十三这一天，
郎呀郎起程，
骑马装打鸟，
坐踏雪青驹，
带白胸青狗，
不朝别方去，
直往点苍山。
行来到半路，
纳液大河边，
碰着不该遇的人。
液彼吐嫩鸠；
陪着她的嫂，
坐在大河边，
洗的洗丝线，
浣的浣绸纱。
液彼吐嫩鸠，
一眼瞟真切，
朵谷烘孺郎，
身材和身高，

象棵笔直的苍松；
脚趾和手指，
如同象牙筷。
液彼吐嫩鸠，
转过身来说：
“我要请阿嫂，
请朵谷烘孺，
明日午三刻，
‘到点苍山麓，
去立相爱根
去扎友情根！’”
嫩鸠的阿嫂，
马上对她说：
“只能是老鹰，
飞来把鸡捉，
哪里会有鸡，
把老鹰来捉；
只能说是狼，
把绵羊来捉，
哪会有绵羊，
捉狼的道理；
只能是男人，
来找女人玩，
哪会有女人，
去把男人找？”
液彼吐嫩鸠，
仍然心不死，

抓一把旱烟，
追上朵谷郎，
“请郎啊请郎，
请郎把烟装！”
装烟点上火，
马上对他说：
“前天和昨天，
赶上绩麻忙，
赶上泡麻忙，
真不得空玩。
朵谷烘孺郎，
请明天午时，
去点苍山麓，
立相爱的根；
扎友情的根！”
朵谷烘孺郎，
把话来回答：
“象荒山长幼树，
我是平凡的小伙；
象天鹅一般洁白，
你是总摩的千金，
既不同你玩，
也不陪你笑！”
液彼吐嫩鳩，
在竹歹山上，
放开声大哭，
大声哭三遍：

“凡是会开花的树，
结的果子要摘吃；
凡是长翅膀的鸟，
翅羽丰满要飞行；
凡是姑娘和小伙，
爱慕的都要追求。
自从今日起，
君要同民玩，
民要陪君笑，
若说不这样，
好比手指掐草杆，
咒他九代断子孙！”

就在这一天，
丙辰十三的日子，
液彼吐嫩妮，
按时起了程，
背上金竹筐，
佯装做讨菜。
洁白裙套白围腰，
好比风吹白蝴蝶。
轻飘飘地走，
不朝别方走，
直往点苍山。
若是妹先到，
箩筐放松脚，
绳儿挂树上，

树叶当垫坐，
稍等郎片刻。
要是郎先到，
马拴松树脚，
御缰挂树上，
披毡垫地上，
坐鞍当头枕，
稍等妹片刻。
妹也没先到，
郎也没先到，
好比青白两线齐，
郎妹双双同时到。
一日同着玩，
同在北边玩，
同着天上北斗玩，
随着星斗移动玩，
立星的根玩，
采星的花玩，
摘星的果玩；
一日同着玩，
同在南边玩，
同着南边云霞玩，
随着云霞移动玩，
立云的根玩，
采云的花玩，
摘云的果玩；
一日同着玩，

同在歌场玩，
留连在歌场，
立着歌根玩，
采着歌花玩，
摘着歌果玩。
一场又一场，
两场复三场，
日夜难分舍，
会玩不会散，
情呀情依依，
意呀意绵绵。
到了第二天，
在点苍山上，
一只黑老鸦，
接连叫三声，
“行不得哟郎！”
“唱不得哟妹！”

妹呀妹起身，
起身握辔头
郎哟郎起身，
起身上马鞍。
好比雀儿歇篱笆，
飞身跨上马，
一对钟情人，
羊毛撕散在手上，
眼泪挥洒遍，

双膝被淋湿。
“阿妹呀别哭！”
“郎也不要哭！”
“若是郎先死，
死了不变郎，
郎变做蜜蜂；
要是妹后死，
死了莫变妹，
就变做鲜花，
生在原野上，
蜜蜂采花蜜，
日日采花蜜，
夜夜采花蜜。
在生之时恋一场，
死了之后恋两场。”
“分手哟情妹！”
“分手哟情郎！”
“液彼吐嫩妮，
请送郎一程。
昨天郎来的路上，
有大小山林，
不怕大山林，
不怕小山林，
郎怕山林神！”
液彼吐嫩妮，
送郎啊送郎，
送郎到深山。

朵谷烘孺郎：
“请呀请妹看！”
一对深情人，
郎妹同看到，
深山箐林内，
两棵苍松树，
齐头并生着；
树根相抱着，
树枝相连着。
“我们郎和妹，
郎妹死的天，
化作苍松树，
就象这两颗，
根和根相抱，
枝成连理枝。
液彼吐嫩妮，
再送一程路，
昨天郎来的路途，
有大河小河，
不怕大河水，
不怕小河水，
郎就怕河神。”
来到大河边，
大河水面上，
见一对鸳鸯，
同游河上游，
共在河下游，

引颈相交缠，
展翅相护着。
两个钟情人，
一同望鸳鸯，
郎把心愿发：
“我们妹和郎，
死后莫变妹和郎，
情愿变鸳鸯，
有水都游遍，
引颈来相交，
展翅来相护！”
“水流经过碎砂上，
请我郎慢行！”
“不要说慢行，
再送郎一程！
昨天郎来的路途，
有大小平坝，
不怕大平坝，
不怕小平坝，
郎怕平坝神。”
送郎到平坝，
液彼吐嫩妮：
“朵谷烘孺郎，
我郎慢慢行！”
朵谷烘孺郎：
“液彼吐嫩妮，
不得不分手，

给郎一句话！”
两个钟情人，
站在坝子里，
同把誓言发：
“山中的黄松，
不许来移动；
移动的星斗，
不准沉下去；
院落的四边，
不准雄鸡鸣；
原野上的草，
不准再生长。
高天明晃晃，
有耀日在上，
‘妹誓不出嫁；’
青天碧如海，
有皓月在旁，
‘郎誓不娶亲；’
生时不分离，
死后不分离！”
郎啊郎分手，
就象风中的蝴蝶，
飘然间走了。
液彼吐嫩妮，
伫立在高高的山上，
远望郎影失天际，
心肝肺腑间，

强如利箭刺。

朵谷烘孺郎，
在补处^①念书。

正在念书时，
恍恍惚惚地，
头夜做个梦，
他本无大马，
梦中骑大马。
二夜做个梦，
他本无盛装，
梦中着盛装，
本无好鞋穿
梦中却穿上。
此梦祥不祥？
此梦利不利？
三夜做个梦，
屋后无大岩，
却梦大岩垮；
屋后无树木，
却梦大树倒；
房前无大河，
却梦大河涨；
强如绵羊拉稻草，
不知是个啥？

四夜做个梦，
天上明晃晃，
梦见明月亮，
出来落地上，
明明拿在手中玩，
转眼失落找不还。
做了好梦呢？
做了恶梦呢？
一早就起来，
猎狗撵山一样快，
转眼钥匙取手中，
象猪拱门下冲子，
喻一大声打开箱，
抓把碎银子，
连两把碎金，
去沙卧街上，
打一角好酒，
挎在左肩上；
又去阿着地，
换一升炒面，
挎在右肩上，
好象逍遥的蝴蝶，
走路多潇洒，
到米克^②君家。
君家的狗见他咬，

① 地名，今天威宁赫章之间补处乡。

② 指彝族古代马龙部的君长，这儿并非真人真事。